

新潮文庫

COGITO ERGO SUM

我思故我在

笛卡兒的一生及其思想 方法導論
近代哲學之父

笛卡兒 著 錢志純 編譯



新潮文庫

76

笛卡兒著
錢志純編譯

我思故我在

——笛卡兒的一生及其思想、方法導論

志文出版社印行

我 思 故 我 在

新潮文庫 76

原 著 者	笛 卡 兒
譯 者	錢 志 純
發 行 人	張 清 吉
出 版 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街2號
郵政劃撥	六 一 六 三 號
電 話	八 七 一 九 一 四 一 八 七 一 九 一 五 一
初 版	六 十 一 年 十 月
再 版	七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950 號	

定 價 65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編譯序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早已成爲舉世傳誦的名言，不僅唸哲學的人，耳熟能詳，即使不唸哲學的人，知道這句名言的，亦實繁有徒。一位哲學家的話，能如此受重視，實屬罕見。歷來對它所做的一般性或學術性的研討，固然不少，但在當代哲學家，仍有人認爲該格言引起的許多問題，迄今未獲圓滿的解答，甚至還有許多問題，也未曾被提及。或許因此，在笛卡兒逝世後三百多年的今日，研究他的論文與專書，仍舊陸續不斷地出現，其哲學理論的重要，於此可窺一二。各國對笛氏的著作，尤其「方法導論」一書，有很多種譯本，到一九四四年，意大利文譯本已有九種，至於英文譯本，就譯者手邊所存，亦達四種之多。

回顧筆者在輔大任教笛卡兒哲學課程以來，已八載有餘，常苦沒有介紹笛氏哲學的中文書籍，可供學生參考；再者，自揣才疏學淺，不敢輕易撰述，以玷辱這位偉大的哲學家，所以，歷年來，只採用較好的英文譯本，與中文講義作爲研究的基本教材。但不時忖思，欲使學生們收事半功倍之效，中文譯本實不可缺乏，因而，不揣淺陋，將笛氏的「方法導論」譯出，使他們在研究之餘，可與英、法文本對照細讀。又爲使譯稿付梓，遂將過去的講義，加以整理刪改，一併出

版，作爲笛卡兒哲學的總論。

本書內容可分爲兩部份，前篇是笛氏哲學的研究論集，後篇則爲笛氏原著——「方法導論」的譯文及註釋。前篇的取材與編次以笛氏的著作，及其思想發展的過程爲準則，即從方法論到形上學，而形上學，則從「自我」上達造物主，復由造物主論及宇宙萬物。後篇的譯文，直接譯自法文原本，除了以祁爾松先生（Mr. E. Gilson）的巨著——「方法導論」，原文與註解爲藍本外，還參照英文本與意文譯本，原文當然全部照譯不誤，但祁氏的註釋，筆者按學生的程度與需要，只選擇其中一小部份，但該書的第四部，係笛氏形上學的綱要，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所以此部的註釋，譯出較多。笛氏原著，並未分段，爲便於閱讀，筆者參照龐達地誼老師（Prof. Bonfadini）在意大利文譯本中所分的段落，分爲若干段，且添上醒目的標題。

本書全文經筆者的朋友與學生在百忙中，代爲繕寫與校正，於茲特致謝忱，併祈海內外學者不吝賜評與指正。本書若能對一代宗師的哲學思想有發微之助，正是筆者拋磚引玉的期待。

中華民國六十年秋季 錢志純識於新莊輔仁大學



一、哲學與方法·····	一七
笛卡兒的哲學觀·····	一七
方法的發明·····	二一
方法的規則·····	二四
方法的應用·····	二九
我思與自明律·····	三四
二、我 思·····	三七
「我思」的性質·····	三七
「我思」與靈魂·····	三八
「我思」與身體·····	四五
靈魂的命運·····	五〇
靈魂千秋常在·····	五三
三、我思至上帝·····	五七
「我思」與觀念·····	五七
「我思」與上帝·····	六一
四、擴展的實體（由上帝到宇宙）·····	八一



擴展的實體存在.....八一

物質體的性質.....八六

機械的宇宙.....九〇

五、論 人.....九五

知.....九五

欲.....九六

修身要則.....九七

錯誤.....一〇一

自由意志.....一〇三

上帝的安排與人的自由.....一〇五

方法導論.....一一〇

評論當代文化.....一一一

新方法的研究.....一二二

暫時倫理規則和方法的應用.....一三四

形上學提綱.....一四五

物理問題.....一六二

集思廣義促進科學.....一八五

笛卡兒傳



笛卡兒的名字，在國人的心目中大概不會陌生。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數學家，解析幾何的發明者，而且在自然科學方面，也會下過一番工夫。「方法導論」的最後一節，他宣稱自己欲窮其餘生探究大自然的規律以推展醫學。然而他最大的成就却不在科學，也不在數學，而是哲學。在哲學上他佔據了一個極其崇高的地位，黑格爾曾經讚嘆他說：「笛卡兒的確是個英雄。他是現代哲學的倡導者，將一切重新建設起來，替哲學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即使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需回溯到他的理論。他對彼時及後世哲學影響之深，無可諱言！」

不過，笛卡兒對哲學的影響，並非由於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無懈可擊的哲學體系。反之，他的哲學一開始便引起了許多爭論。歷年來有關笛卡兒哲學的論文，可說早已汗牛充棟，多不勝數。四十年前，蕭兒慈教授（Heinrich Scholz）曾說，笛卡兒那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

◎ 節譯 Roger Verneaux 近代哲學史，巴黎，第十一版，一九六三年，第十一頁。

不但有許多重要問題尚未得到圓滿的解答，甚至有許多重要問題根本尚未提及，即使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出這些問題仍然存在。

笛卡兒的哲學著作並不多。如果以著作的多寡來評定一個哲學家的地位，那麼他不算什麼了不起的大哲學家。但事實上，單單他的那篇「方法導論」，便已足夠確定他在哲學史上無限的榮耀。在該文中，他道破了時代的要求，指出了哲學的思潮，成為時代的先知，帶來了新時代的意識。直到目前，他的問題仍然是我們的問題。新士林哲學的巨擘馬利旦（J. Maritain）說：「笛卡兒的影子，控制了近三世紀以來的一切哲學，他在歷史上的意義，是無法道盡的。」又說：「笛卡兒影響了幾個世紀的人類歷史，我們現在尚看不出他的影響力有任何衰退的跡象^①。」的確，這些推崇笛卡兒的言論，決不是沒有根據的。事實昭然，他給現代的思想帶來了新的思潮、新的精神及新的動力。為此，他被尊稱為「近代哲學之父」。這新思潮的好壞姑且不論，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現代的思想，無論是唯物與唯心之辯，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爭，以及今日的邏輯及語意學，仍逃不出笛卡兒所提出的範疇。

笛卡兒原名 René Descartes（雷納·笛卡兒），拉丁文爲 Cartesius。一五九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生於法國北部都蘭省 (Touraine) 蘭愛葉村 (La Haye)，亦即今日的笛卡兒蘭愛葉村 (La Haye-Descartes)。父若亞敬·笛卡兒 (Joachim Descartes)，業律師，爲不列塔尼 (Bretagne) 議會中議員，母若納·白樂霞 (Joanne Brochard)，乃不列塔尼名門閨秀；雙親皆爲當地貴族之後裔。笛卡兒是第四個孩子，其上有大哥及二姐，三哥早即夭折。笛卡兒誕生不久，母親便因肺病去世。當時他那幼小的生命亦陷於垂危之中，甚至醫生也已斷定沒有生存的希望，幸虧一位熱心的護士悉心照顧，方使他起死回生，也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他的名字叫「重生」(René)。由於受了母親的影響，小笛卡兒到二十一歲時，有乾咳的毛病，臉色蒼白，身體異常孱弱。幾年之後，他的父親又和一位名叫莫玲 (Morin) 的小姐結婚，他後來又添了四個異母的弟弟。

笛卡兒的父親很早就發現到他的才華，經常以「我的小哲學家」稱呼他。可是他們父子倆相處得並不融洽，他自己曾經說，他是父親最不喜歡的孩子。他與兄弟之間的感情，似乎也不怎麼深厚。可能是這個緣故，他常常離鄉背井單獨出外旅行，並且對待朋友特別情深。在他小時候的玩具中，他最喜歡一個斜視的洋娃娃，因而長大之後，他對於具有缺陷的人，一直特別懷有好感。

一六〇四年，笛卡兒年滿八歲，父親將他送到蘭法萊雪城 (La Flèche)，一所由耶穌會

神父創辦的公學唸書。當時，該公學是歐洲最負盛名的學府，人才濟濟，四方貴族子弟從各處湧來。笛卡兒在此約莫八年六個月，為該校的模範生。師長體諒他健康不佳，允許他早晨多睡一些時候，但他却利用這段寶貴的晨光，躺在床上看了不少珍貴的書。在這段求學期間，除了哲學、數學和邏輯之外，他還修習了文學和歷史，在「方法導論」中，他曾一一臚舉並予以評論^①。笛卡兒非常尊師重道，他對師長，始終保持由衷的敬愛及真摯的友誼，耶穌會的神父也以慈父的心腸愛護這位高材生。雖然如此，他對學校的功課却不滿意。因為當時的公學，大都採用舊士林哲學的教育方式，無可否認的，那種哲學已與時代脫節，對於各種應時而生的科學問題，它的解答，難以令人滿意，顯得異常地空洞和單調。尤其，實驗科學崛起之後，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已被新的事實所否定，根據亞氏建立的哲學系統，便普遍地受到搖撼與懷疑。老師對於笛卡兒的懷疑，起先採取容忍的態度，但是後來，便有幾位激烈地抨擊他，這是他一生中感到特別傷

① 本文所引笛卡兒著作的卷頁，以英文譯本為根據，即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 by Haldane and Ross. 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1955)* 是為便利不懂法文的讀者，而譯文則常是根據法文或拉丁文的校訂本。

心痛苦的一件事。在公學裏，他有一位很要好的同學，即日後的馬林·梅色納神父（Marin Mersenne），兩人終身魚雁不絕。一六一二年公學畢業後，他前往波埃顛（Poitiers）大學攻讀法律，幾年的努力，終於順利獲得學士學位，一六一六年，他再以最高成績榮獲法律碩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他的父親想使他增廣見聞，所以在一六一七年帶他到花都巴黎。但是他對都市裏豪華放蕩的生活絲毫不感興趣。稍能吸引他的，唯有與數學有關的賭博，據說他演算精明，料事如神，多次使莊家倒莊！在巴黎他遇到摯友梅色納，當時梅色納已進了小兄弟會，準備當畫父，兩人重溫舊情一番。

書中的知識無法滿足笛卡兒的求知慾，當時他已二十二歲，身體逐漸好轉。他便想出外遊歷，從大自然中吸取知識。經過一番考慮，他在二六一八年加入志願軍。他認為，這是實現遊歷世界最理想、最經濟、最簡便的方法。何況貴族的子弟，在軍中享有許多特權，生活可以過得相當自由。他首先到納沙的毛利斯王子（Prince Maurice de Nassau）麾下服務。他是天主教徒，竟然和反教徒一起攻打西班牙的天主教徒。當年冬季，由於天氣酷寒沒有戰事，在營地休息。不久雙方簽了和約，笛卡兒遂到白萊達（Brèda）旅行。在白萊達的街頭，偶然遇到了一位名叫培克曼（Isaac Beeckman）的醫生，他心地開朗兩人都有同樣的科學興趣，很快地成

爲莫逆之交。他對笛卡兒的影響相當大。因此，笛卡兒十分感激他，把第一部著作「音樂提要」（*Compendium Musicae*）呈獻給這位朋友：「事實上，你是唯一把我從懶散的狀態中喚醒的人。喚醒了我心中，幾乎已被我完全遺忘了的科學興趣。你把一個業已離開科學的心靈，帶回最正當、最美好的路上。」

翌年，遊歷丹麥和德國，並在法蘭克福（*Frankfurt*）參加德皇的加冕典禮，然後到波蘭莫拉維（*Moravie*）。最後又回到德國，加入巴維埃的馬西米良伯爵（*Maximilien de Bavière*）率領的軍隊，攻打波漢姆（*Bohème*）王軍。時值嚴冬，在德境一小村中^①。由於沒有俗事煩擾，使他能安心地在一間暖室中沉思默想，獲得了啓示^②，而悟出科學的奇妙基礎。那是一六一九年十一月十日。據他自己描述，當時他有過三次的神視（*Vision*）或奇夢，他看見閃光，聽到雷鳴，似乎有位神明指示他一種重要的新哲學，要他像解析幾何的發明一樣，也將數學的方法應用到哲學。他深信這個發現完全出於上天的恩賜，要他負起哲學的使命，所以他十分興奮，發願要到羅萊德（*Loreto*）朝聖。

① 村名爲 *Neuberg on the Danube*。

② 參看 *Discours II*, p. 87, 據說連作三次夢，有人告知他的使命，是運用理智，找尋真理。

一六二〇年，他參加波漢姆之役，可能也參加了白山之役。一六二二年退伍，前往荷蘭，寓居海牙。這時，他首次遇到依利莎白公主（Princesse Elisabeth），當時她還是個不解人事的小女孩。她後來仰慕笛卡兒，因為她在十九歲那年，讀到了笛卡兒的「方法導論」，體會到哲學是如許地平易近人。

一六二二年初，笛卡兒返回法國處理財務問題，爲了日後能够專心研究，他必須先籌劃生活費用。不久，他又出外旅行，先到瑞士，再到意大利。他在意大利住了一年有餘。曾至威尼斯參加當地的特殊節日——威尼斯與海的結婚慶典。然後由威尼斯步行到羅萊德聖母大殿朝聖，以了却當年的誓願。另外，他也參加了教宗烏爾班八世（Urban VIII）頒佈的聖年。雖然曾經路過翡冷翠，但並沒有去拜訪伽利略。一六二五年回到法國，住在巴黎從事他的研究。當時巴黎的學術界名流，因爲仰慕笛卡兒之名，與他來往頗繁。起先，他住在父親的一位朋友家裏，後來由於不勝應酬之苦，乃不辭而別，搬到一個陌生的市區。梅色納神父當時也在巴黎，多方爲他尋求清靜的地方。後來，他決心離開法國，乃於一六二八年秋至荷蘭。從此他就在那兒定居下來，一直到一六四九年，幾乎都沒有離開。他何以做如此的選擇，可能是因爲他怕人家在法國指控他爲異端，對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有所不利，也可能僅是爲了法國的熟人太多了，交往應酬，頗爲妨礙研究工作，不如遠居異鄉，反而容易找到清靜的環境，安心完成他的哲學寫作計劃。當年的荷蘭，

的確是個好去處，政治修明，民風純樸，人民享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論自由。笛卡兒在荷蘭的二十年中，更換了多次住所，但通常都是選擇在一座大學或著名的圖書館附近。他的收入允許他租用一所小別墅，並雇用幾個傭人。他沒有結過婚，不過住在荷蘭期間，有過一位情婦，名叫海倫（Helène）。她爲笛卡兒生了一個女孩，取名爲法蘭星（Francine）。笛卡兒非常愛她，可惜這個女孩五歲就夭折了，他傷心了很久。

在荷蘭的那段優越環境中，笛卡兒開始他的著作生涯，將多年的研究心得筆之於書。自一六一九年十一月那次領悟之後，他心中早已有「方法導論」的輪廓，但直至一六二八年，即居住荷蘭以後，方把原來的構想記錄下來，稱爲「指導理智之規則」（*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該書可視爲「方法導論」的初稿，但它的出版（一七〇一年），却遠在「方法導論」之後，距離笛卡兒去世的時間，已有五十多年了。

同時他也着手撰寫形上學，這就是他日後「形上默想」的雛型。一六二九年十月，他告訴梅色納神父，正在寫一本宇宙論，計劃三年內寫竣。事實上，到了一六三三年他已完成這本宇宙論——或稱爲「光學」（*Traité du Monde ou de la Lumière*）。正待付梓之際，消息傳來，伽利略在意大利受到教會方面譴責。由於笛卡兒和伽利略一樣接受了哥白尼神父的地動說，爲避免與教會及當時學術界人士引起正面衝突，遂打消了出版該書的意圖。這時候，他沮喪地給

梅色納神父的信說：「地動說與我的論文關係異常密切，我真不知如何能夠將這理論從我的著作中刪去，而又能使其他的部份仍然成立，不淪爲一堆殘缺不全的廢紙。然而，我又絕不願意在我的言論中，出現一些令教會不悅的語辭。我寧願毀掉它，以免使它成爲畸形之物……如果地動說不能成立，那麼我的哲學基礎便全部錯誤了。因爲很明顯的，我的哲學就在證明地動說。」不過，笛卡兒並沒有毀掉他的手稿。他希望有一天，「地球的另一面也同樣地處罰它，這樣，我的『宇宙論』才無法在時間中見到天日」。這本宇宙論，後來在一六七七年出版。

這不幸事件發生過後，各方的友好頻頻催促笛卡兒讓他們看看他的新發現。於是，他謹慎地將宇宙論中的主要部份整理出來，分別寫成三篇文章，再加上一篇序文，一六三七年六月八日，一齊在雷登（Leyde）出版。當時雖然沒有刊出著者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這是笛卡兒的著作。該書是他有生以來，第一部出版的哲學著作。那三篇文章爲「光線屈折學」、「氣象學」及「幾何學」，至於那篇序文，即是令笛卡兒名垂千古的「方法導論」。該書出版後不久，古耳西兒（E. Courcelles）即把它譯成拉丁文。他按字直譯，譯得十分中肯^①。「方法導論」用法文寫

① 參看 Discours de la Methode, par Etienne Gilson, Paris, 1930, p. XV.

的，而且又是以自傳方式撰寫的，易讀易懂，措詞親切活潑，它不但是法文的散文傑作，而且在觀念上，亦開創了法國哲學家之明顯而清晰的傳統。

此後，笛卡兒還把「方法導論」中所描述的哲學再加以發揮，撰寫成「形上默想」。爲了慎重起見，他將手稿的樣本分寄給當時著名的神學家和哲學家，以及他的好友，如梅色納神父、伽森地（Gassendi）、亞耳諾德（Arnauld）、霍布斯（Hobbes）等人，以徵求他們的意見。該書的對象是學術界的人士，所以用拉丁文寫的，題名爲：*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in quibus Dei existentia et animae humanae immortalitas demonstrantur*。意即：「形上默想，證明天主實有及人靈之不死不滅」。他復將學者的疑難和自己的答辯一併附在書中，一六四一年出版^①。雖然這本書是笛卡兒的成熟之作，是研究他的哲學思想的主要資料，但在哲學史上，它的地位却遠不如「方法導論」重要。一六四七年該書的法文版，乃瑞納伯

① 一六四二年有了第二版，再加上七組批評和疑難，這七組的批評和疑難是一、比國神學家加德略（Caterus）、二、梅色納神父等神學家、三、英國哲學家霍布斯（Hobbes）四、楊森主義巨擘亞諾特（Arnauld）、五、非多瑪斯學者賈森第（Gassendi）六、其他的神哲學家，七、幾位耶穌會神父，每組疑難之後都附有他的答辯。